



号风球

原著小说

Original version

◎ 詹雅兰 著

的

爱恋

BAI

JIA

CHU

BAN

SHE

百家出版社

original version



原著小说

号风球的爱恋

◎詹雅兰 著

百家出版社

BAI

JIA

CHU

BAN

SH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8号风球的爱恋/詹雅兰著. —上海:百家出版社,
2003.2

ISBN 7-80656-876-X

I. 8... II. 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6429 号

书 名 8号风球的爱恋

编 著 者 詹雅兰

责任编辑 刘小明

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(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25 插页 2

字 数 236000

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56-876-X/I·83

定 价 23.00 元

走动在 25 与 30 之间(新版序)

詹雅兰

原本以为,这两个故事就永远停在五年前的样子了。

25 岁的花格、30 岁的嘉恋,各自在一本书的空间里,发展着自己的故事,不会认识,没有交集。如今因为编写剧本的缘故,必须将这两个故事融合在一起,让这两个相差五岁的女人相遇,并且成为好友,一起经历生命里的风暴。

因为剧本的需要,我又重新看过这两段故事,一种奇妙的感觉忽然出现。

记得我是在 25 岁左右完成两部长篇小说。那时在我心里,25 岁版本的《我们的颜色》有着无可取代的重量。我喜欢这个故事的最主要原因,来自于里头的人物,其实都是我心爱的朋友,我们曾经相聚,也必然地分离,但我对他们深刻的感情,即使到了今天,仍丝毫未减。

之后,我写了 30 岁版本的《遥远的婚礼》。直到那时,我应该才算开始正视“爱情”这个问题,并且耗费很大的心力,揣摩长我五岁的心智年龄。

一旦想起那段写作的日子,我脑中马上就浮现“浴缸”。好几次,上万字的稿子无故从磁片消失,好几次,我觉得 25 岁的自己根本无法说出 30 岁的话语,因此,我走进浴



室，蹲在浴缸里，直到不得不出来。

奇怪的是，浴缸的确令我安心，每次跨出浴缸时，都多了一些想法与勇气。

终于，如今的我从 25 岁来到 30 岁，再一次翻开这两本书对照起来，我的注意力却“刷！”的一声，从《我们的颜色》滑到《遥远的婚礼》。因为写作时的痛苦而对后者产生的漠视，如今已不存在，我像看见新的故事一样，心里感触复杂。

我没想到，那时候 25 岁的我，竟然可以说中了许多如今 30 岁的我的心事；我也没想到，此刻的我竟有机会再和当年的我相遇……

一如剧本版里，30 岁的嘉恋与 25 岁的花格。

但最后，我仍决定在小说版里，让花格与嘉恋有各自的生活空间。

她们终究没有认识，没有交换生命经历。

因为，如今已完成的戏剧，或多或少的，流失了一些最初故事的情感脉络，以及无论如何再也无法找到（或重制）的画面。

我总认为，万事万物有归属，保留故事原貌，是希望这两个故事演完戏后，仍找得到自己原来的家，自己原来的样子。

所以，就算现在，她们换了新家，互为邻居，同住在“8 号风球的爱恋”楼房里，但我仍可以很肯定，里面的摆设与家具，都很念旧地没有更动。

我猜想，或许有那么一天，不需要我的安排，花格与嘉恋，会在倒垃圾或者出门上班时，在门口碰到面，轻轻说声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。

如果真有这么一天,这就是她们自己写出的故事,而不是我。

如果真有这么一天……

我祝福她们!

2002年6月11日大雨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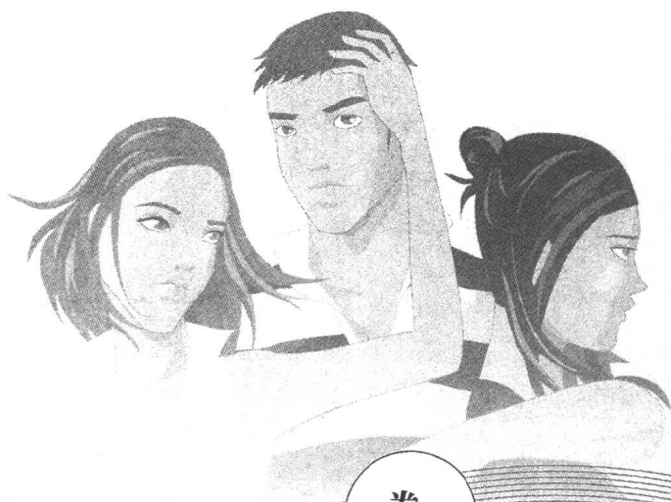
卷一

我们的颜色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一 苏醒的清晨/3 | 六 挣扎/78 |
| 二 夜色中的日冕/17 | 七 最后的欢乐/96 |
| 三 幸会了/35 | 八 不可原谅/115 |
| 四 淡去的幸福/49 | 九 再看一眼/131 |
| 五 暴雨将至/63 | 十 三个人的旅程/150 |

卷二
遥远的婚礼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一 遥远的婚礼/171 | 六 迷雾中的声音/260 |
| 二 重新生活/190 | 七 眼泪/277 |
| 三 意外的分歧/207 | 八 解脱/295 |
| 四 哀伤的重逢/225 | 尾声 遥远的婚礼/312 |
| 五 算计/242 | |



卷一

我们的颜色 ●

苏醒的清晨

第一章

1

昏睡了三天突然醒来，花格跪坐在床上，身上的绒毯滑落至腰间，一股温热散向四周。她愣愣地看着窗帘外透进来的光线，或许是因为经过玻璃折射的缘故，花格整个人笼罩在微蓝的色彩之下，原本仰着的头此时好像受到什么提醒，开始缓慢地环顾自己的房间。

约莫五坪大的空间，在阴暗之中，只隐隐约约看得到一些起伏，大概是睡太久了，花格完全想不起对于这个房间最后一眼的印象。

她伸长了手想推开床边的窗户，但还是有一小段距离，于是便努力地把身体往前倾，虽然总是够不到，但就是坚决地不愿挪动跪坐着的位置。

“加油。”原本沉重的脑袋，因为想要打开窗户而凝聚成一股意志，让人清醒起来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花格用力抿着嘴，一双手撑住身体，另一双手努力向前，对于这个挑战，她开始觉得有点意思了。

终于碰到了窗框，花格得意地挺直了腰奋力一推，厚重的窗子轻易地往前滑动，随着轨道的滑顺，她也连人带被摔下床。

原著小说

我们的颜色



奶油色的阳光瞬间洒落整个床铺，一寸寸融掉刚才房间里凉冷的蓝光。

她费力地抬起头，由于好几天没见到光亮，习惯黑暗的瞳孔一时无法适应，眯着的眼睛很迅速地和皱起的鼻子揪在一起，才清醒没多久的意识又被刺眼的光线扰乱。花格恍惚地抱着毯子，靠坐在床边。

原本阴暗的角落，在此时已经完全可以看得清楚，木质地板透着温润光泽，一篮准备清洗的衣服，随意地放在一旁，几件质地比较滑软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滑落到地上。

面对着墙壁的桌子，还算整齐，只是几天前随手丢着的小背包，散出一些钥匙、零钱、纸巾一类零零碎碎的随身用品。

桌面的另一个部分，摆了一台 NOTEBOOK，直挺挺地和花格对峙起来。因为没有开机，黑色的屏幕看起来相当深沉，每次花格直视它的时候，都会感觉到在这深远的黑色中，还有一个世界存在。

至于闹钟，则歪歪地靠着 NOTEBOOK。她侧着头配合闹钟的角度，想看清楚现在的时间。八点半，嗯……，花格开始计算今天是几号，她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要做。

“啊，啊……啊！”一个新进来的记忆突然间狠狠捶了她一下，两三下便连爬带跑地不得不一页页耐心地找。

找到了，花格紧张地咬着指甲，寻找着属于今天的记录。果然没错，今天是第一天到杂志社报到的日子。居然当天才想起来，她心里一面暗暗地喊着糟糕，一边赶紧转身拉开衣柜，却面对着所有衣服茫然起来。

“要穿什么呢？”对于即将进入的工作，完全一无所知，第一天上班要带给同事什么样的印象？如果穿得太正式，恐

怕会被当作一个精明干练的女人,遇到困难不好意思求救,这样就太可惜了。可是如果穿着随性一点,又怕看起来一副办事不牢靠的模样。

就是因为只有二十四岁的年纪,这种被轻视的顾虑是不能小看的,花格越来越难决定。

忽然间,她想起了宇治送的一件裙子。

一件细窄的软质短裙,在小腿处散开成小喇叭的裙摆,让花格原本就颇匀称的下半身,显得柔软且具线条感,米黄色的针织上衣,熨帖地包住上半身,圆润的肩头透露出属于年轻独有的弹性。

“这样总可以了吧。”

面对镜子,花格喃喃自语。但是此刻,她所在意的,并不只是衣服本身。

“没有办法从宇治嘴上得到鼓励,就穿上他送的裙子上班,当作是强迫祝福。”一种落寞和振奋交替的心情,很奇特地共同存在。

原著小说

我们的颜色

身为花格男友的宇治,对于这份杂志社工作似乎有很大的意见。

当花格兴奋地告诉他找到一份采访的工作时,起初宇治只是微微地牵动右脸一小块肌肉,有点心不在焉地随口询问:“在哪里上班?”

“靠车站很近,人来人往的,是有一点嘈杂,不过还好,常常需要出去采访,不一定都待在公司。”

听到这里,宇治的注意力似乎比刚才集中了一些。



“是个小杂志社吧？”

令人有点反感的轻蔑口气，是宇治质疑一件事情时的标准态度。但他总有办法让人相信，他正在进行一场对对方有益的分析，到头来，对方往往会不知所措，虚心地请教起来。对于这点，花格是相当了解。

“没有关系，只要可以和很多人说话，我就觉得好高兴。”

花格明显感觉到宇治的质疑，但她并不想有任何争执，于是跳过这个问题，直接回答她真正想让宇治了解的想法。

“在那样的地方，一些有知名度的人，或许根本不会答应接受采访，你顶多只能遇到一些二三流的人物，见一次面，从此就没有来往。”

更进一步的攻势。

这就是百分之百“宇治式思考”。

“我不知道怎样的人算是一流人物，什么样的又叫二三流人物，对我来说，都一样重要。”

花格低头搅拌着送来的锡兰奶茶，温和而清楚地再一次表达她的坚持。

但是任何人都可以从她闭得紧紧的嘴唇，和微微鼓起的双颊，感觉得到在甜甜的五官背后，有一个任谁也无法随意翻动，像宝盒一类的东西。

“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对于以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。媒体工作如果不能累积人脉，所有的努力都等于零。”

或许是因为地点的缘故，以及杂志社的采访工作，一种不祥预感在宇治胸口用力拍打。对自己深具信心的宇治，极力地想要让花格打消上班的念头。

这个说法的确让花格很难回答。

对她而言,所谓追求成就的念头,从来就没有在她心里扎过根,她只是很纯粹地喜欢着可以和人聊天,可以写东西的工作。但是这种心情,如果那么简单地说出来,好像有点不好意思。

下午的餐厅几乎空无一人,连续数日的好天气,让原本应该阴冷的二月,竟然有了一丝丝夏天的味道。这家小餐厅虽然位于大马路上,但由于来往车辆稀少,反而像是一般住宅区里徒步可到的小店。

宇治和花格就坐在靠近马路的位置,没有任何窗子,只有到腰部的木头栏杆,以及红色圆弧的遮阳棚,映着两人的脸,看起来热烘烘的。

“我想试一试。”有点耍赖的声音,花格偷偷瞄了宇治一眼。

“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啊。像是……”一时之间,实在很难掰下去,她心虚地用手撑住下巴,尴尬地转头看着外面,一个正在散步的年轻妈妈,牵着还不太会走路的孩子,一步一步地,好像拎着一只布偶。

“大后天就可以开始上班。”

花格故作兴奋地宣布这个消息,希望能缓和一下两人僵持的气氛。

她记得每一次只要摆出向日葵般的笑脸,宇治就会无奈地摇摇头,然后把手放在花格头上,轻轻压下去,一切的争执就自然化解。

以一个将近一百八十公分的身材,做这样的动作,显得庞大而笨拙,但是花格就是喜欢这种感觉,仿佛看着一只强壮的黑熊,兀自坐着,专心地拨弄手上单薄的叶片。其实宇



治也有那样可爱的时候。

“你为什么那么固执！”

突如其来的质问让花格吓了一跳。她收敛起满面笑容，一脸疑惑，定定地看着宇治焦躁的眼神，很难理解他为何如此激动，或许是因为属于宇治才有的权威被挑战的缘故，此时花格不禁也有些微愠。

“我想试一试。”她缓慢而坚决地再说一次。

“随便你。”

眼看着怎么也说服不了的花格，被激怒的宇治站了起来，丢下一句赌气的话，整理整理衣服，一副准备要提前离去的模样。

“我有事先走，晚上再打电话给你。”

留下花格一个人，保持着刚才的表情和凝重的决定。



在距离争执只有短短八小时的隔天，就是属于情人节的节日，虽然宇治临走前，曾说过会再打电话联络，但是这通电话始终没有出现。

这会是处罚吗？

从前一天晚上就不停拨着电话的花格，脑子里全是这个念头。

她试着 call 机，却没有任何回音。

“这里是宇治的家，我有事无法……”

打电话到宇治家，无论多少次，可以听到的也只有答录机里，宇治用轻松的语调交代 call 机号码，以及目前不在的讯息。



事先就说好情人节一起用餐的约定，让花格坚信，虽然现在无法联络到他，宇治还不致于忘记晚上六点的约会。

站在百货公司的门口看过去，粉红色、白色的心形汽球编排成拱门，到处是一对对情侣来回走动，似乎在这一天，落单的人都很识相地躲了起来。花格一个人站在约定好的地方等着。

超过约定时间已经有半小时，脚酸的感觉让花格很难好好地站着，不停左右晃动，最后，干脆来回踱步。

抱着要给宇治的礼物，原本热切期待的情绪，已经变得有点懒散。当初只要宇治及时出现就好的想法，随着时间的消逝，终究要失望的预感越来越强烈。

超过两个小时了。

一阵睡意席卷上来，花格的眼皮开始沉重，她感觉到自己头脑里原本分明的焦虑情绪，逐渐淡化模糊。

又来了。

这种情况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每次只要一有悲哀的感觉，花格体内就会产生属于睡眠的频率，一点点，缓缓地催化着她所有神经。

一直下沉的意识，让花格有想蹲下的欲望。

“如果用膝盖撑着下巴，应该还可以勉强多等一下。”

她疲倦的身体和想掉眼泪的表情，在这个情人节的夜晚，显得相当不协调。

此时，就在不远处的捷运车站，吸引了花格即将睡着的目光。那亮晃晃的车站，因为没有任何列车经过，竟然也让人有着寂寞的感觉。

花格突然好想回家。

可是都已经等了两个小时，这时候离开，如果宇治真的